



#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

智 銘

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這是禪籍中一則很有名的公案。不但學佛的人知道，就是沒有學過佛的也有很多人知道。
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要把這則公案的原文先摘錄出來：

「問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師（趙州）曰：無！曰：上至諸佛，下至螻蟻，皆有佛性，狗子為什麼却無？師曰：為伊有業識在。又僧問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師曰，有！曰：既有，為什麼入這皮袋內來？師曰：知而故犯。」（指月錄卷十一—二〇四頁）。

欣賞、或者說參證，無論用那一種態度或心理來對待這則公案，都能令人覺得興高采烈，其「樂」無窮。

首先，就這則公案的用語來說，如果將其中幾個「曰」字改為「說」字，就與現在用的白話文一樣，連小學生都會看得懂。

過去，我們把提倡白話文的功勞，全部歸在胡適先生身上，實在使他掠美了。這功勞應歸諸佛教的禪師們才對。因為，趙州從諗

（稔）禪師是生在唐代宗大曆十三年，亦即西曆七七八年，距今整整一千二百年了。這一則公案是在那一年說的、記的，查不到

確實的資料，大概是在一千一百幾十年吧！在那個時候，佛教的禪師們在參話頭、鬥機鋒時，說的就是普通話，記錄禪語時，用的就是白話文。胡適提倡白話文，是民國初年的事，時間相差了

一千一百多年，這功勞怎麼能歸給他一個人呢？而胡適對禪籍是會下過一番功夫的，我相信他提倡白話文的動機或是來自禪宗公

案，或者說禪宗公案對他提倡白話文有着很大的啓示作用。

現在，再來談一談本題，這一則公案，問話的人有兩位，但都是都沒有將他們的姓名記錄下來。爲了叙述方便，暫且將先問話的人叫「甲僧」，後問話的人叫「乙僧」。

甲僧第一句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趙州答覆他說：「無！」這個「無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鈴木大拙和佛洛姆的解釋是「沒有」，但他們又說：

「當這（「無」）被當作公案時，其含義是無關（緊要）的，重點只是「無」。師父叫弟子們集中整個的心，在那沒有含義的「無」的聲音，而不論文意謂「是」或「否」。或到底有什麼意義，就只是「無！」。「無！」、「無！」。

這「無」的聲音一直要念下去，直至整個的心都被它所浸透，而沒有餘地以留給任何其他思想，這個有聲無聲的誦着這

個聲音的人，現在已同這個聲音完全合而爲一了，重覆念着「無」的，已不再是一個個人，是「無」自己在重覆自己。」

（鈴木大拙、佛洛姆合著孟祥森譯「禪與心理分析」八三頁）

依上面的這段話看來，他們認爲「無」的本身沒有意義，只是發出一個聲音而已，參話頭的人一直重覆地念着「無」，直念到

他整個的意識領域被這個「無」所完全佔據爲止。如照這樣解釋，那末，這個方法就與淨土宗念「阿彌陀佛」有着同功之妙了。也就

是說，這是適用於鈍根之人的「漸悟」法。這種解釋不能說不對。但是，趙州在答覆甲僧時所說的「無」，可能不是「無意義

」的，也不是用「漸悟」的方法，叫甲僧去參那個「無」的。而是想以「頓悟」的方法來啓開甲僧的靈窗，使他立刻見性，因爲

在他們問、答之時，其心理的活動有如電光石火般瞬息即逝，不容許甲僧去「無！」、「無！」、「無！」地參究。所以這個「

無」既不是「無意義」的，也與一般「有」、「無」的「無」的意義不同。它應該是如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內所說的「……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……」的第一個「無」字的意義一樣。蓋「無



明」是「有」，「無明盡」是「空」，而將此「空」、「有」都予否定的上面那個「無」字，才是不落「空」、「有」兩邊的中道。所以，趙州當時是要叫甲僧不要起「有」、「無」的分別心去理斷事物，要時時保持不落兩邊的靈明覺性，所以才答：「無」。

可是，甲僧却沒能與趙州心心相傳，而懵懵懂懂地再追問了一句：「上至諸佛，下至螻蟻，皆有佛性，狗子爲什麼却無？」當趙州聽到甲僧第二句問話，就立刻覺察到他不是有一個有利根的人，不能用頓悟的方法開示他，只好因器利導，改用漸悟的方法。因而趙州說：「爲伊有業識在。」這句話答得實在太好了，狗子因爲業識太重，將佛性掩蔽、湮沒、迷失了。雖然「有」佛性也等於「無」。即使以萬物之靈自居的人，又何常不是如此呢？

狗子究有那些業識呢？牠除了與一般有情一樣具有生理上的業識外，而且在心理上較一般有情具有更爲強烈的業識；那就是「執着」。俗語說：「狗不嫌主貧」，即使是一個叫化子養的狗，對牠叫化子的主人仍是忠心耿耿、矢志不渝的。甚至那叫化子貧病而死，牠仍會苦守在他的門口，戀戀地不忍離去，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。因其有如此強烈的「執着」業識，所以永遠沉淪在狗子之身而不能出離。趙州就是要甲僧捨棄「有」、「無」的「執着」業識，希望他早日見性。

趙州答覆了甲僧以後，接着，乙僧又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趙州說：「有！」趙州因有甲僧的「前車之鑑」，可能認定乙僧的根器也鋒利不了多少，所以直截了當地用佛語答覆他算了。希望乙僧遵照佛陀「衆生皆有佛性」的教言慢慢地去參證。想不到乙僧也沒有與趙州心心相傳而提出了第二個問題，他說：「既有！爲什麼入這皮袋內來？」乙僧問這話的目的，可能是想難倒趙州，趙州却輕而易舉地答覆說：「知而故犯！」這句話也答得太好了。狗子明明有超人的靈性，如果牠能好好利用這靈性修道，早就會有所成就，爲其有着強烈的「執着」業識，所以老守着那披毛的皮袋子不放，這不是「知而故犯」而何？趙州以這句話來開示乙僧，叫他以難得的人身好自爲之，努力修道，即此一生，就丟掉這個皮袋算了，不要「知而故犯」，老守着這臭皮囊不放。

由這則公案中，我們發現趙州實在是位了不起的禪師，他的教學法是因才施教，因勢利導，不是一味地用棒、喝。利根的人，一點就破，不用棒、喝，也能立地悟道。鈍根的人，即使一再棒、喝，他不但不能開悟，反被棒、喝得糊里糊塗，莫明其妙。筆者既愚且陋，何能談禪論道，只因參此公案，有發於心，故筆之成文，或有獻於同此「味」者，如有錯失尚祈不吝裁之。

## 二 二 二

（上接第10頁 論我國佛學研究的現代化問題）

另外一點是，倘若我們要致力於我國佛學研究的現代化的話，在各方面的佛教中，最切近而又最易於建立學術水平的，恐怕還是中國佛教方面。這實是我們初步應努力的重點。

研究院的設立，基本上是培養能獨自進行佛學研究的人才。它是學術與思想應經的正途，也是大學的繼續。筆者以爲，倘若學子在大學中能習得足夠的訓練，則他們在研究院時，除了繼續自身的研究工作外，一方面也可初步嘗試進行上面所提出的三點工作，特別是介紹和翻譯現代佛學研究的成果，和幫助編纂佛學大辭典。

以上所論的，是佛教大學和研究院的總的方向問題。我們並未具有體地討論教學和研究等細節問題，例如師資、圖書館設備等等，這些都應以這方向爲前題來考慮來辦理。傳統的讀解經典的方式應該改革，舊的資料也應該好好整理一番。讀解經典雖然重要，而要培養能通貫中文經典的人才也着實不易；但這種工作應該與現代思想學術觀念配合起來，以客觀的有效的分析方法來進行，資料的真僞要審辨清楚，把握義理也應循理性之路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推動我國的佛學研究，使之向前躍進一步。

以上我們就純學術的角度，特別是就文獻學的角度，來討論我國的佛學研究的現代化問題，這是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光是這一步是不夠的，下一步便是思想的現代化。即是說，如何從思想一面來弘揚佛教，接上上一代的棒子；同時要致力於東西思想的會通，本着佛教的立場，以共同解決現代人類在思想上文化上的種種困惑。這些工作，自然不是文獻學以至於學術研究所能措心的。關於這些問題，我們且留待以後有機會來討論，本文暫止於此。